



旧事

当年学雷锋

朱辉

不少怀念童年的相声段子里,都有关于3月5日的记忆。共同的内容是那天老太太们都不敢出门,因为只要站到马路边,就会有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扶她们过马路。这群小朋友扶过去,那群小朋友扶过来,扶来扶去,就是到不了马路对面的家……

相声当然采用了夸张手法,不过我们六、七十年代生人,小时候只要生活在城市,谁没扶过几个老太太过马路?不能怪老师们没有创意,扶老人过马路简单易懂,是小学生都有能力做的极少数好事。记得上了初中,我们做的好事就升级了。3月5日,男生去帮孤寡老人劈柴,女生帮他们打扫卫生。

那年月各单位都会评选标兵,每种标兵都是有名额的。比如父亲所在的厂,几千人只能评出一名“学雷锋标兵”。某年选来选去,选中了舅叔。

舅叔在全厂最辛苦的岗位倒三班,符合基本条件;舅叔沉默寡言,不太可能说什么犯错误的话,历史非常清白;舅叔的老婆长得磕碜,足见生活作风肯定也正派,起码不好色……舅叔没什么缺点,可优点着实不突出。除了吃苦耐劳,并无技术专长,这让宣传干事十分为难。最后只能在他脚上的套鞋上找“闪光点”,描写这双鞋陪伴了舅叔5年,鞋面修补得疤痕累累,像战斗英雄胸口的伤疤。对此我父亲深表不服,说自己的套鞋穿了8年,补的疤更多,为什么不能成为标兵?宣传干事一把将父亲推到一边,“就你这乱放炮的臭嘴,和‘活雷锋’搭调吗?”父亲想想也是,标兵哪能口无遮拦,嘴上没把门的?

其实包括父亲在内,许多人并不嫉妒舅叔的荣誉,因为这个标兵不好当。有了荣誉称号的舅叔活得更累了,不能迟到、早退;小病得扛着坚持工作;分房、涨工资之类的事情得主动让给别人……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,我们这代人也都“奔六”,没人组织我们去学雷锋了。年前下了场雪,小区内白茫茫一片。物业、社区工作人员不够用,在群里号召志愿者加入铲雪队伍。我到居委会领铁锹,一看志愿者主力都是我们五六十岁这拨人。可见这么多年的学雷锋教育,潜移默化中还是提升了我们的素质。就像小时候背诵唐诗宋词,虽然不懂什么意思,可是背熟了熏陶出了语感,对于以后说话写作都很有益处。

又快到3月5日了,小区里照例会有免费理发、修家电之类的活动。我照例不会去占这种便宜,将机会让给真正困难的人吧。我们这代人,小时候是扶过老太太过马路的,应该有这样的觉悟。

随笔

聊赠一枝春

牛政玲

好友在闺蜜群里发来消息:“给你俩快递了长寿花苗,注意查收哦。”

随即发来几张长寿花盛开的图片,有红色花瓣染着金边的“金狐狸”,优雅淡紫的“梅尔蒂斯”,沉稳含蓄的粉色“璎珞”。品种不同的几种长寿花,花瓣层层叠叠,花色明艳欢喜,挨挨挤挤簇拥在一起,似乎在嬉笑在玩闹,眼前立刻是一片斑斓的春色。

这是好友最爱的花。寒冬时节,窗外一片萧条,她家阳台上各种颜色的长寿花一盆挨着一盆,开得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她细心侍弄,把每一片叶子都打理得清清爽爽,娇小明媚的花朵宛如喜上眉梢的小姑娘,在阳光下叽叽喳喳,雀跃生长。好友常喜不自禁地拍小视频发到群里,邀我们共享这份喜悦。

最近两年,好友因为工作的压力,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,她焦虑失眠,想尽各种办法疗愈身心,几个好朋友也有相似的焦虑,常互相开导。机缘巧合,她喜欢上了侍弄花草,格外钟情于花色明媚的长寿花,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粉色……各种亮丽的色泽汇聚在一起,眼前景便是满园春色,心情也随之明亮起来,灰暗的情绪自然一点点排遣掉了。

好友在群里发来语音,详细讲了长寿花栽培和修剪的方法,她说:“长寿花期在冬季,别着急啊,慢慢期待。”收到花苗,我去花店买来了栽花的土,细心地将花苗栽种在漂亮的花盆里,按照好友讲的方法,暂时放在避光处,等它在春日里扎根,在夏与秋的光热里积蓄力量,静待冬日的倾情盛开。

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是古人对朋友深情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,好友也赠我们一枝春,分享她最爱的春意,分享疗愈身心的方法。和志趣相投的好友相扶相助,静守一份共同的期待,这是对春天最美好的开启。

在这个暖意融融的春天,女儿也遇到了暖人的相赠。

女儿假期结束,坐高铁返回学校。她拉着塞得满满的大号行李箱,双肩包里装着沉甸甸的电脑。因为时间紧张,她爸爸替她拉着行李箱大步走在前面,我们送她到闸机口,目送她过安检。看着乘坐扶梯去候候车大厅的女儿,他爸爸念叨说行李太重了,他拎着都很费劲。我安慰他说:“进出站都有扶梯,偶尔提一下,问题不大。”

下午,女儿到学校后打来了视频,她笑着说:“我今天出门既倒霉又幸运。”“怎么会既倒霉又幸运呢?”我很疑惑。

女儿说,刚过安检,再提起背包,突然背包一侧的带子断了,背包太沉,总往一边撑,提行李的手使不上劲。换乘地铁的过程中,有一处高高的台阶没有扶手,要步行上去,她狼狈地随着人流,磕磕绊绊地往上走。一位背着运动背包的大叔走过来,说:“小姑娘,我帮你提。”女儿不好意思,连忙说:“谢谢你,我可以的。”大叔径直提起大行李箱,大步地走在前面,在台阶尽头的平坦处放下箱子,对连声道谢的女儿潇洒地挥挥手,笑着说:“举手之劳。”女儿感慨说,在北京经常会遇到大叔大妈们热情的暖心之举。

先生听了女儿的经历,毫不犹豫地说: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,我也会出手相助。”我们都笑了,为女儿在千里之外遇到热心人相助,也为先生要传递热情的心愿而开心。

一束花的相赠,一次热情的援手,都是春天般的善意,在心头流动,传递温情与美好。慷慨的给予,是心灵的触碰,让疲惫的心灵得到了慰藉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,让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温馨的色彩。

小小说

和爹过年

刘正平

太堵了,两百多里的行程,清晨就赶上了头趟大巴,傍晚才赶到家。大黄狗眼尖,小两口刚现在冲口,便像一团火球射来,摇头摆尾,蹦跳着,纠缠个没完。

爹正在打望,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后,像木雕泥塑似的靠着门框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向外延伸的小路尽头,满脸皱纹,白花花的头发似秋后的枯草,在寒风中簌簌抖动。大明心里酸酸的,紧紧拉着他冰凉的手:“爹!”

林英从拉杆箱里取出新大衣,爹眉头一蹙:“衣柜里的棉袄一大堆,咋又买呢?”

林英笑道:“大过年的,谁个不穿新衣服?”

“搁着没穿几次,不和新的一样吗?”爹没说错。每逢过年,小两口都给他买棉袄。他舍不得穿,只偶尔串亲戚穿一下,就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柜里。在家里,尤其下地干活,习惯穿几十年前的旧棉袄。这样倒舒坦、自在,不怕弄脏弄坏。

爹捏捏衣袖,柔软、光滑,心里一咯噔:“这好贵啊,几多钱哩?”

小两口对视一笑:“便宜,只几十块。”

“你们哄我?啥样好的料子,起码得一百多。”大衣是驼绒的,一千多块。爹恨不得一个子儿掰开两瓣用,向来只买地摊货,努力展开想象,还是没猜中它的零头。

“试试吧,看合身不?”

“不试不试,我没功夫。”他要去园子里摘菜,准备明天去圩上卖。

“爹呀,我们还差这点钱吗?”

“蛤蟆打哈欠,好大的口气!”爹白了他一眼,掖了掖袖口绞出的棉絮,挽起菜篮走向菜园。

他没少给爹钱,但只能咬牙挺住,一步步跟着回忆走。记得小时候,不似现在这样宽阔的水泥道,尽是弯弯扭扭上山下坡的小路。每逢县里来了放映队,爹即背着他在小路上,去圩上看电影。满场都是黑压压的人群,为使他能看到银幕,爹把他高高地举在头顶,一直站着。六岁后,爹打着马马扇,送他去念书,清晨送去,傍晚接回,天天如此。

将菜挑到市场,在摊位上摆下,爹说:“现在没事了,你回去吧。”

大明想着也是。大过年的,该回去搞卫生。林英正在处理龙虾。恐家里买不上,临行前在市里一家水产品超市买下的。将虾去腮、拔腮、抽掉虾线,洗净,油炸后拿出部分现炒,大部分待冷却后装入冰箱。

爹回来了,一瞅,满脸不悦:“买啥东西干吗?尽硬壳子,吃得少,撑得多,又贵,又没啥嚼头。”

大明答道:“不贵。”

“你又哄我。一斤三十多块哩。”爹又没猜中。他说是龙虾出产旺季的价格,那时便宜,当地就有龙虾养殖户。现在都是广东运来的,又逢过年,价格暴涨。

席间,小两口尽挑大个头的龙虾给爹。爹身子一扭,推回去,脸阴沉沉的:“我从来不吃这东西。”

爹硬不尝一口,因他们花钱太多赌气?还是像小时候一样,尽让他们吃呢?真捉摸不透。大明急得淌出了泪水,三岁就没了娘,全靠爹把他拉扯大。爹没什么手艺,全凭一身死力气,去县城上高中,爹即在学校旁租下房子,做搬运工,既可挣钱,又可照顾他的生活。他想吃什么就买什么,变着法儿做给他吃。自己则开水下馒头,穷对付。

他也很争气,终于熬出了头,考入一所名牌大学。毕业后在省城一所中学任教。在省城扎了根,老劝爹去和他们一块过日子。爹放不下门口的菜地,后山的坟地,磨破嘴也没用,害得他日夜牵挂。

大年三十,又从冰箱里拿出龙虾烹炒。林英特意把炒好的龙虾搁在爹面前:“吃吧吃吧,又酥又脆,好吃哩。”

爹任凭小两口咋劝也不吃。

知爹莫过儿。一阵难堪的沉默后,大明心生一计,挟上龙虾一咬,“哇”的一声大吐出,就像吞下了苍蝇。

林英问道:“咋啦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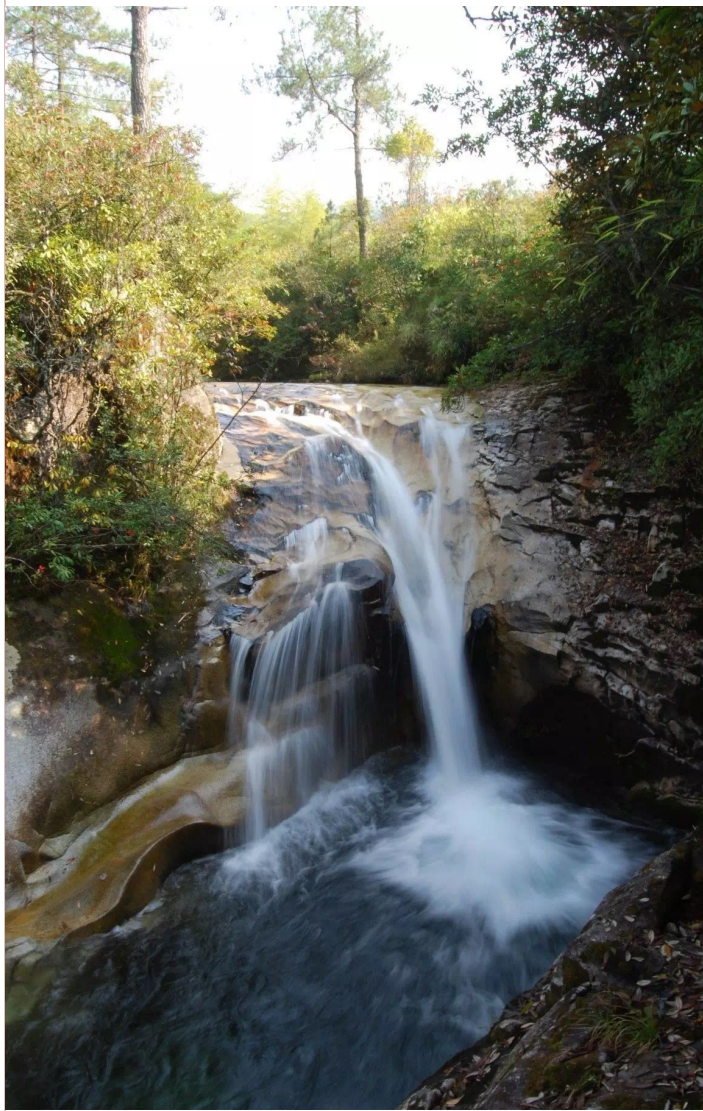
“噎了!”大明眨巴着眼睛,嘴朝爹一瞄。

林英心领神会,抽动着鼻子闻了闻,马上附和:“哎呀,真的发了臭。”

“咋能吃呢?”大明端着虾碗,走向蒲缸。爹噙地夺过碗:“好个败家子!你们吃不得,我吃得。吃进肚里就变臭,哪有那么多穷讲究?”

他格格格格地嚼着,大发感慨:“哪儿呢?你这代人的嘴巴咋这么娇贵?”

小两口暗暗窃喜。大黄狗在桌下绕来绕去,迫不及待地等着爹吐出的残渣,呜呜叫着撒娇。



梨树洲风光。图片来源于网络

梨树洲恋曲

左伟军

在记忆的版图上,炎陵的梨树洲犹如一颗隐匿于岁月深处的璀璨明珠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成为我心中魂牵梦萦之地。梨树洲风景区位于炎陵县源乡境内,分为上洲、中洲和下洲,多为1400千米左右的山地,常年温度比其他地方低,境内有众多优美的景点。那里承载着我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光,如同一首悠长的诗篇,在我心底久久回响,深刻动人。

初识梨树洲,正值梨花怒放的季节。远远望去,整个小镇仿佛被一层轻盈洁白的薄纱温柔地覆盖,步入树林深处,看着一簇簇、一朵朵的白花,宛如行走在云朵与积雪的世界。微风拂过,花瓣如雪般纷纷扬扬,翩翩飘落,如同天女散花,轻轻落在肩头,像是梨花在与我亲切地致意。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梨花香,清甜而雅致,瞬间消解了旅途的疲惫与劳顿。

漫步于梨树洲的街巷之间,脚下是历经沧桑的青石板路,每一块石板都被岁月雕琢得光滑圆润,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街边的老屋错落有致,青瓦白墙,飞檐斗拱,虽历经风雨的洗礼,却依然散发着古朴而宁静的气息。木门上的铜环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,轻轻叩响,那清脆的声响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声,诉说着小城的悠悠岁月。偶尔从院落深处传来几声犬吠,或是老人哼唱的悠扬小调,为这宁静的街巷增添了几分生活的烟火气与温馨。

梨树洲的人民,勤劳而质朴。集市上,摊位琳琅满目,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鲜蔬果与精美手工艺品,当地特产也十分丰富,各个季节的干果干果干果天然又美味,没有添加任何科技与活活儿,比如杨梅干、李子干、黄桃干、红薯片、梅干菜、豆腐乳、土蜂蜜、辣椒面、腊鸭腿……每个都是好东西。摊主们热情地招揽着过往的行人,脸上洋溢着淳朴而亲切的笑容。在这里,讨价还价的声音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旋律,洋溢着生活的热闹与和谐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集市上迷失了方向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不仅耐心地为我指引道路,还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中品茶。在她的家中,我还品尝到了地道的梨膏,那浓郁而醇厚的滋味,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味蕾之间,如同梨树洲人民的善良与热情,让人难以忘怀。

梨树洲的四季更迭,宛如一幅幅风格迥异的绝美画卷。春天,除了那纯洁的梨花桃花盛开,粉白雪白如梦似幻,还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竞相绽放,金黄鲜亮,与别的鲜花交相辉映,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。夏天,山间的小河成为人们避暑的天堂,河水清澈见底,孩子们在水中嬉戏打闹,激起欢快的水花;大人们则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闲谈,享受着片刻的宁静与凉爽。秋天,果园里硕果累累,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喜悦与满足;果农们忙碌的身影在果树间穿梭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冬天,当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,小城被银装素裹,宛如童话世界,因为海拔较高,梨树洲总比别的地方更先入冬,更先结冰;古老的院墙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庄严与肃穆,街巷里孩子们堆雪人、打雪仗的欢声笑语,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抹温暖与欢乐。

离开梨树洲后,我时常在梦中重返那座宁静而美好的小镇。记忆中的梨花依旧绽放如初,青石路依旧蜿蜒曲折,热情质朴的人们依旧在街巷中穿梭往来。梨树洲啊,你是我心中永恒的眷恋与牵挂,无论我身处何方,都无法割舍对你深深的眷恋与眷恋。你宛如一首充满故事的恋曲,每个音符都跳跃着我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回忆,在岁月的长河中奏响着永恒的旋律。

生活家

棕编——大自然的哲学美

肖利飞

在醴陵市书香文体体验馆,偶遇一个迷你“动物乐园”。

龙、凤、蛇、猴、鸡、狗、牛、鼠立在桌面儿上,通体什么也没有染,棕草的颜色。蝉、蜻蜓、蟋蟀,守着一块不规则的石头,或扑或跳,蠢蠢欲动。我怯生生绕着看了半天,怎么也不敢相信,这一群凝固的生命,竟是以棕榈树叶为原料,由醴陵本土民间艺人编制的草编工艺品,俗称棕编。

读过《诗经·小雅》“尔苴来萋,何萋何苴”;读过张志和《渔歌子》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;读过柳宗元《江雪》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。我这才深深领悟到,棕编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,当从千年前的蓑衣算起。诗人们借助寻常百姓家这一必备用具,留下了千古绝唱的诗词,为东方文明的日用工艺物件赋予了神奇色彩。

放眼全国,棕编当属汉族的一项传统工艺,以棕榈树叶为原料。相关资料也显示,中国的湖南、四川等地棕编工艺作品有远销朝鲜、日本、东南亚等国的历史。2011年,四川棕编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然而,追思棕编的前世今生,却又使我好奇了,想生我育我的醴陵,山水相依,醇厚,古朴。可如果我没有来到这里,没有亲眼看到它们和赋予它们生命的主人,我是不会知道醴陵棕编在代代相传的。它像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在人堆里并不扎眼,是因为有别于制陶工艺、绘画工艺、甚或铁艺、竹编工艺?

在我愕然间,市文联老领导刘放年主席拍摄了一套完整的观赏视频,画面呈现出小春馆长向创作者丁石泉夫妇提问的种种。他们谈得热烈,说工艺制作的创新与传承;说现代人渴望回归大自然的心理学需求;当说到醴陵手工业发达,棕编工艺假若融入醴陵元素,如瓷的器皿,如烟花外观,有望走出醴陵,步入省、市手工艺行列时,夫妇俩顿时眼放光芒,笑得却有些谦卑,有些腼腆。

“他没别的嗜好,采摘整理叶片,房前屋后观察小动物是他最大的乐趣,出门散步双眼直勾勾地找昆虫,他的兴趣也感染着家里的孩子们,起先是自己学着编织,后来召集伙伴和同学来家中编织,再发展到远远近近的学校邀请他讲解棕编艺术课程,为学生们现场展示。”丁先生的爱人说话活脱脱的幽默。她说丈夫天天编,月月编,家里爬着,卧着,立着,仄着一群群生灵,让他放市场卖,不是说技艺还没成熟,就是说原本不是为了钱,精神享受应当高于财富之上。

人与生灵的契合,委实是可遇不可求的难事。聊到制作技艺,丁先生也眉飞色舞起来,什么样的原料该晾干、什么样的要浸泡软化、什么样的需裁剪修整、什么样的打磨雕琢。讲到乐处,信手拈起手边的一条龙,龙的龙头、鳞片,他尝试过单编,双编,多编以及正面编,效果都欠理想。鳞片面积大小,纹路过密,编织的头部尤其笨拙。后来试用正面编,颜色相符合了,鳞片面积大了,龙头抬起,气势出来了。总之,这门技艺从材料到技巧、从形似到神似,不拘泥于技法,也无书本可参照。但动手编织时,感受着叶的变化,领悟着物的变化,驾驭着手的变化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呼应,如同山川的脉络、树木的年轮,记录着时间与生命的痕迹。

一物一个印象,大家都喜悦着。体验馆的灯光把满架飞舞走兽一点点照亮,色彩一续续加深。我看它们,它们看我,从它们的眼里,我读到了大自然的真谛,这种真谛,引领着我去感受更深层次的生活,领悟大自然往复循环的哲学美。